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簡集卷三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文簡集卷三十三

明　孫承恩　撰

記

端愼堂記

堂以端愼名遵聖諭也昔我宣宗章皇帝爲箴賜翰林院累數百言戒勉諄切承恩嘗伏讀欽歎謂聖明期重儒臣拳拳之意如此嘉靖丁酉之冬蒙恩攝篆南院思

欲刻置一通高揭宇下朝夕瞻仰而不能忘舉其辭顧其中有端志慎守一語尤吾人立身行已之要因大書此二字鍥梓扁于堂而復說其義曰夫端志也者言乎其始也慎守也者言乎其久也善其身者必本於趨向而成于操持正趨向于始謹操持于久而後庶幾也按說文端從立從山是故其爲志也必如山之立而後可以言端真心爲慎縱逸邪僻即喪失本心是故必盡吾之真心而後可以言慎舉其事則義利之辨也理欲之

分也忠佞之界也公私之别也誠僞之區也審厥趨焉無苟安無妄慕無倖得斯于志也可謂端矣義也理也忠也公也誠也乃我心之本然執之固焉不以窮達遷不以得失變不以患難阻斯于守也可謂慎矣然斯二義也若對舉而實相須盖非端志固無以爲守而守不慎則志或以渝行因以敗譬之操舟而涉風濤必正厥舵而復專心致力以謹視之舟乃克濟正厥舵者端志之謂也專心致力以謹視者慎守之謂也故曰相須者此

也非有二事也仰惟聖訓睿思所及或將無出于斯而先達之士爲名卿巨公以勛德著者項背相望豈不爲詞林得人之盛哉承恩不敏待罪侍從幾三十年亦嘗竊知向方夙夜祗懼不敢少負此心以忝聖訓而質薄才短無所樹立碌碌猶夫人也乃今腆顔執筆以爲斯役不自知其言之謬妄豈敢曰俟後之君子亦姑以自勵云耳

君子堂記

翰林院堂後之左偏有堂四楹延客處也堂面陽庭内脩竹幾百竿森然玉立趣頗幽潔而堂故無扁予近名之曰君子堂夫竹之以君子名尚矣而因以扁其居者豈獨予也哉然吾謂君子乃吾人成德之名竹之名君子借也擬而非真也擬而非真者名曷若于其真之親切也夫斯堂固以延客賢士大夫時辱臨之威儀肅如議論侃如道德充如聨席布武承謦欬而奉談笑者皆時之彥碩也豈非所謂其人哉而居停主人若予淺陋

固不足當斯名而揚休于前襲美于後偈偈爾也則斯堂豈竹之所能獨專即以人當之奚云不可雖然所貴君子者于實不于名斯堂之謂也擬客則倨擬主則誇倨則非所以敬賢誇則復涉于自見標榜侈炫將無啟釁而名嫌而惟夫竹也闇然漠然予名之無訣心彼受之無德色又賢士大夫之辱臨者有時而違而居停主人先予後予者予莫得與偕也而獨見此百竿者森然玉立于吾前未嘗頃刻間抱貞挺節日于予有感發之

助夫古人有友竹有比德于竹吾固將以此君爲式而奉以周旋焉然則斯堂也非此君之與誰與哉因爲之記

後聽雨軒記

濮陽曹子來官留都葺厥寓焉嘗獨行于庭而笑曰王子猷隨在必植竹吾亭何可無也乃移植數竿而時偃息嘯歌于其軒中一日值雨至竹簌簌有聲曹子傾聽欣然若有所得因名其軒曰聽雨而屬其友毅齋子大

書以扁且記毅齋子謂曹子曰甚矣竹之與雨宜也予未論子之聽而見子之移竹也適雨後既復連得大雨竹乃盡活無改葉焉子是以有茲聽以雨而植以雨而活以雨而娛子之聽竹可一日無雨哉夫雨被萬物有聲者不特竹至風雪皆能聲物竹之有聲不特雨而或則其聲煩以俗或則其聲粗以厲而惟竹也異夫竹雪冒之而聲徹風撼之而聲亂而惟雨也異是雨得竹而聲清竹得雨而韵清人得雨竹而聽清方其聽也非耳

也心也非心也神也神與心會心與耳融翛然悠然瀟然灑然若泛渭川若臨瀟湘嗒焉忘形栩焉俱化寂乎玄凝泊乎天倪澹乎參寥杳乎希夷莽乎無何之鄉斯其聽雨之趣乎子之所得將無合于是乎雖然情因乎境興逐乎感境不得以同也感不能無異也是故天下之能聽者稀矣予昔家居嘗于小圃當溪上草木膠輵處作蓬軒跨焉亦有茲號顧嘗一領其趣因記之謂與在京邸聽雨異大要厭煩雜而樂幽閒厭拘牽而樂蕭

散曹子今兹之聽固非都下比抑不知與聽于吾園何如也若曰達人一致不以妄而汩真不以人而累天則予昔者之為說淺矣

後齋記

後齋者吾師金陵易先生別號也先生頃屬承恩為記夫先生何取于後也謂先生以其居如後山後村之類則非有奥義可取先憂後樂云者則為義弗周非先生義也乃若為巽為退為不敢先皆後之義而為謙之發

先生將無是取乎然考聖賢之訓未嘗不與謙也而以後爲言則無之故見賢思齊則非後當仁不讓則非後見善如不及則非後易未濟之上九以剛明而處未濟固當自養以俟而隨有濡首之戒矣則亦不必欲人之後也惟老聃氏者則曰自後者人先之是其後者乃其求以先也斯則竊弄之術自私自利者之爲而豈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哉先生必不是取也間以爲質先生曰嘻迂哉吾無隱説也子乃過求之吾少則有志于用世

而遇也晚每後于人夫是之謂耳承恩因憶昔以髫年隨先君遊南郡獲侍先生講下見先生苦志勵業聲稱籍甚人謂科第可俯拾也而四舉始薦于鄉又四舉始捷春闈是誠後矣先生之仕也勤勞奉公茂著聲績人謂通顯可翹足待也而晚始得領郡符是亦誠後矣雖然有天者焉有人者焉在人者先生可能也在天者先生不可能也先生之後者天也非人也先生曷與哉乃若先生早歲穎悟能文章識理道一時言篤學者必先

先生勵修爲宪時務一時言才德者必先先生歷中外
覃惠澤一時言政事者必先先生未見先生之後也玆
老矣顧眞保和砥行樂善書之作稽中德易之視履考
祥爲耆碩爲壽考爲後凋之松柏爲不食之碩果先生
實以之然則其無歉歉于遇之後人也是爲記

礪庵記

侍御方子礪庵謂予曰吾性也鈍昔者父師以鈍名我
既又謂鈍不及事也故字予以仲敏而予之鈍者終無

以副斯義夫易鈍爲敏非磨礪不可予是以有礪之號焉而未知何以礪也子其語我嗟夫天下之鈍孰有鈍于予者哉子莫克自礪而何以告子也夫鈍者利之對不利斯不敏人是以貴利也然人亦惡用惡鈍而好利也夫鈍蓋亦有善道矣是故惟其鈍也是以有厚重之意焉惟其鈍也是以有質朴之意焉惟其鈍也是以有質任之意焉惟其鈍也是以有安詳之意焉自夫人之惡鈍而好利也則有浮薄以爲利者矣自夫人之惡鈍

而好利也則有虛誕以爲利者矣自夫人之惡鈍而好利也則有矯詐以爲利者矣自夫人之惡鈍而好利也則有躁進以爲利者矣斯固利之不善也嗟夫天下之鈍孰有如予者哉而予安之莫知礪也然則君子不貴礪歟君子奚不貴礪也而其礪也異于是是故節以礪而堅德以礪而固吾聞礪節礪德者矣若夫礪鋩及以爲利斯礪也君子愼焉夫方子亦何必礪鈍以爲利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鈍有鈍用矣利有利用矣夫利莫

如錐刺重革透堅甲利之用也鈍莫如鎚破頑石壓堅金鈍之用也然吾見鈍可以加利矣利不能以加鈍也故曰以鈍鎚鎚利錐利者失其利鈍者顯其用矣嗟嗟方子即使子礪子之鈍處囊而先出當事而立見吾不爲子多子今爲御史執紀法以彈壓百官則利非子用也擊大奸折大佞非有朱亥之鎚與博浪之鎚奚濟哉子亦何必礪也子必欲礪吾謂莫若煆鍊煆鍊而後可以言利干將鏌鋣百鍊而後成者是以截玉如泥極天

下之堅剛而後利生焉故煅也者質也礪也者鋩也蔑其質而徒事其鋩以之當脆者柔者可矣堅也勁也其不缺折也者幾希而又何取于利

飭軒記

飭軒者吾友唐子清之別號也唐子嘗以遒名軒也而今則易以飭也穀齋孫子曰善夫唐子之爲是號也其德進哉夫唐子蓋有志君子之學也學之道大矣而要在治身按説文致堅爲飭從人從力周禮以飭五材飭

者治也飭治以致堅也材以飭治而堅君子欲固其德可無飭治之功乎是故其爲道也爲敬爲愼爲戒懼爲省察爲克復皆飭治之謂也漢書曰飭躬書曰勑天之命勑亦飭也用力以飭治吾身君子之學孰大于是夫唐子昔之適也適之義爲便安人情莫不畏拘檢而樂放肆理欲在人其端微矣及其至也則理之勉寖昌而寖盛欲之從將遂至于汨溺而莫振拔也是以先儒有日就規矩日就曠蕩之説有志于自修者于斯二者必

慎焉噫嘻唐子曰于是而適也固非予之所知曰于是而飭也是之謂謹獨是之爲不媿屋漏俛焉惕焉如侍嚴師如對大賔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仰雷霆之威其致力之實蓋有人所不及知者則其德之進也孰禦雖然適非不善也人品不同其適亦異乃若君子固以道德爲適矣推而極之孔顏之樂皆適也斯則成德之後之事故由適而飭則君子檢治之功由飭而適則君子道德之適唐子以端潔簡静之質積學砥行久矣方兹

勉焉曰飭其所未飭其終不爲道德之適矣乎予善唐子故爲之記

麟山記

都諫楊子士宜以其別號麟山屬予為文以發其義予復于楊子曰子之取夫麟也以名義而號麟麟仁獸也立人之道仁義而已子之所取善矣而欲予之發斯義也請以麟爲予言焉天地以和氣生物麟也者和氣之所萃也故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而爲仁獸然天地以和

氣生物而不能無窮竒檮杌之屬窮竒檮杌者戾氣也和氣與戾氣相爲消長昔者唐虞三代有道之世至和薫蒸遊囿在藪皆麟也所謂窮竒檮杌雖間見一二隨即消融泯滅于至和之中降及衰周和氣漓而戾氣盛以類感名從可知矣時則吾夫子一身實太和元氣所鍾故麟嘗爲夫子而一出惜乎夫子有德無位不能盡彌當時之戾氣而獨因麟之至感而成春秋以垂惠萬世謂之麟經焉夫春秋者裁割斷制之書故曰刑書也

而謂麟者則以正綱常扶世道義之用而仁之心故謂麟也子也以麟名山其亦有所感乎然吾謂麟不作久矣求麟于山曠世弗得惟求麟于我則一念即有益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而亦不能純善無惡故一念之善即麟也一念之惡即窮奇檮杌也致吾之麟使吾之窮奇檮杌者悉泯滅消融而後吾之麟始全此仁之實也子也昔爲諫官凡論列舉刺莫不本天理合人心固常以吾之麟植人之麟矣乃今謝事家居益治其身心以

厚倫睦族惠洽而義周教舉而禮達是又將推吾之麟
以麟夫一家歟夫麟雖久不作而在我者未嘗亡吾固
有之吾自致之而又何必求在囿在藪與西狩之麟哉
在囿在藪與西狩之麟卒弗可得也而又何有于子之
山乎然既曰麟山矣則又惡得而遺也乃誌曰楊子有
山匪麟實生亦匪肖形乃惟嶔岑乃惟巖業嚴凝鎮靜
其氣肅焉蓄洩雲雨蕃植草木其澤弘焉肅焉者義弘
焉者仁峰圍水環靈秀鬱蟠廓乎其容坦乎其安氤氳

日生疵癘莫得而奸之是為楊子之麟山乎

玉齋記

吾亡友楊子季玉之子士明謂予曰昔者吾先子嘗欲以其號玉齋者須先生文而弗果孤不忍泯其志也茲以為請惟先生賜之言焉噫嘻嗟哉我思楊子其人如玉而埋黃壤久矣不復見其人而更文其號耶夫楊子之諱之字既以玉矣而復以玉為號楊子何羨于玉也記曰君子比德于玉斯楊子之心歟夫玉稟天地之中

和萃陰陽之精純其潤澤爲仁縝栗爲智廉而不劌爲

義垂之如墜爲禮清越而詘然爲樂瑕不掩瑜爲忠孚

尹旁達爲信天下莫不貴美是玉之德而有類乎君子

者也茲楊子之所取也雖然乃若楊子則猶有深意焉

夫玉珍也詩曰無金玉爾音玉之者珍惜之也傳曰玉

汝于成成必言玉者玉雖貴美而玷汚之而毁缺之則

失其貴美矣珍惜慎重斯謂自玉其玉然則玉齋之號

固楊子之深意歟其有志于立身飭行者歟用是楊子

之爲人端雅簡重卒以無大咎其有得於玉之號也矣然吾又聞之玉之品不一均玉也而有爲山玄者爲水蒼者爲截肪類者而其同爲玉者以其德之同也楊子之昆季惟三伯子仲子之諱之字之號亦俱從玉嘗論之伯子剛而峻厥號玉峰峰也者峻特之謂也仲子醇而實厥號璞齋璞也者渾朴之謂也而楊子則潔脩是以取玆號焉其爲質若不同而皆純乎其德玆其所以得爲玉歟至于玉之用爲珪璋爲琬琰爲珩璜琚瑀祀

神祇而鎮宗廟而稱禮樂伯子仲子則既然矣而楊子獨弗售僅一薦于鄉磻溪之釣不逢秦國之城終靳惜哉爲韞櫝之玉而已而遂至埋壤使人念之意消也幸焉者惟是三子士明洎厥二弟皆以妙齡粹質抗志纘述夫玉有種三子者其將爲三玉以致用于世乎是在勉其如玉者以俟價而已作玉齋記

似齋記

似齋者吳子德章之別號也毅齋子語吳子曰君子之

爲德必有所企慕而勉焉以求其似自不似而似似而至無所不似無不似則幾同而一而似非所言矣夫天之生人本無不似故曰足相似也目相似也耳相似也口相似也而爲德也乃不似則人自異之也人可異之而不可爲似耶是故士有希賢之學賢有希聖之學希賢者求似賢而已矣希聖者求似聖而已矣求其似則必效其似者而去其所不似者故士可爲賢賢可爲聖昔者周公嘗慕文王矣而似文王孟子嘗慕孔子矣而

似孔子豈非脩爲之功而學問之效乎然亦有不可强其似者故石不能以似玉碔砆似玉矣而終不能爲玉鳥不能以似鳳鷫鷞似鳳矣而終不能爲鳳拘材質也乃若君子則豈材質所能限哉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百川學海終至于海而况于人乎此君子之學所以求似也雖然似猶有說也又有真似者有非真似者真似者不似而似也非真似者似而不似也實與迹之謂耳矣是故禹稷顔回窮達殊矣而處己之道似曾子子

思去就與矣而處事之義似此真似矣惟其真似所以為同優人學孫叔敖似矣而實不似叔敖也玃猱被人冠裳起坐拜跪似人矣而實不似人也摶埴為龍鱗甲介鬣無一不似而終無興雲致雨之用斯亦何取于似哉噫嘻吳子子之所謂似者嘗聞子欲似子之先公矣而恒以偃蹇末遇視先公之登第取仕獨後為媿夫子之先公吾舅也與學篤行直道古心表表士論斯則君子之所當似者至于出處遲速則有命焉子亦烏能必

其似也嗟嗟子也誠于先公奥學篤行直道古心能庶幾焉典刑懿範猶有存焉即弗如先公之登第取仕也吾不謂子之不似也于所謂奥學篤行直道古心或無幾焉典刑懿範而遏佚焉即能如先公登第取仕也吾不敢謂子之似也然則子亦但勉其所當勉者而又何必歉其所不當歉也吳子憮然謝曰吾方欲子記吾齋斯則足矣乃書以畀吳子

介齋記

吳子子厚別號介齋或質于毅齋子曰說文介爲甲有嚴毅不可犯之意焉故曰剛介曰耿介曰孤介必嚴毅不可犯而後于介稱吳子爲人溫厚爾和易爾謙恭爾何取于介也無亦欲勉其所不足歟毅齋子曰子無謂吳子不足于介也子乃不善觀吳子之介爾夫介也者豈惟剛惟耿惟孤爾矣乎夫介何生也以節而見也君子有立身之大節介乎其有所不茍焉是之謂節介也夫柳下惠非溫厚而和易而謙恭者乎而不以三公易

其介其爲介也卓矣吳子之介亦若是矣于是吳子閒
而謂毅齋子曰子言下惠之介吾無之乃今願學焉惟
子示我以其方毅齋子曰介之義見于易豫之六二曰
介于石繫之辭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其言介之始乎是
故當逸豫之時而固其節貞吉之道介之不可渝也于
辨別之端而致其慎者無悔吝介之不可忽也嘗試推
之介音之同爲戒禁戒有所不爲也有所不爲而後可
以全介也又音之同爲界兩端之界限也嚴其界限而

後有所不爲也故戒也者豫六二之義也界也者繫辭之義也嚴其界而知所戒而後全其介也是故有理欲之界焉有公私之界焉有義利之界焉有善惡之界焉有君子小人之界焉必嚴此界而禁戒之故欲也私也利也惡也小人也皆必不爲也舉其目則大而出處進退也小而辭受取與也微而語默動靜也皆以是準如是而後可以全其介也故雖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臨之以三軍弗懾也困之以饑餓弗變

也其爲介也豈不卓乎其介哉子也質美而行潔知界而能戒可以全介者亦善勉之而已若夫舍是以言介而徒貌之循悻悻爾也子子爾也則亦僞而已而何介之有于是吴子稱善而屬孫子錄之以揭于齋之楣

立齋記

毅齋孫子曰甚哉君子之處世不可以弗立也人而弗立也昌人之爲沈子時正問曰吾亦嘗有志于立矣而且以爲號矣而不知立之若是其重也敢問立之若是

其重也何居孫子曰夫立者乃人之所得以爲人也夫天不立無以覆地不立無以載天地且然矣夫山不立則崩屋不立則傾物且然矣天地物且然而況人乎是故天下若是其大也古今若是其遠也民物若是其衆也而吾以眇然之身居其中利害變故紛至沓來震撼擊撞如波頽風靡而眇然者當之是惡可以弗立也況子瞿然曰大哉立乎請問其方孫子曰立亦多矣私者立町畦隘者立門戶深者立城府傲者立邊幅孰非立

也而非君子之立君子之立必立身也必立德也必立本也三十而立之立也可與立之立也中立不倚之立斯之謂立也然非要也要者何禮是也孟軻氏曰立天下之正位禮者天下之正位規矩準繩之謂也立云者慎操持礪行檢置此身于規矩準繩而卓乎不移焉斯之謂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三十而立立此也可與立立此也中立不倚立此也由是以立身由是以立德由是以立天下之大本立横流之砥柱其至也與天地

並立而爲三焉沈子曰大哉禮乎吾之所以立乎孫子曰未也猶有要焉誠也敬也誠者禮之實敬者禮之幹不誠無以出是禮不敬無以行是禮誠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子欲立禮先立誠敬立誠者乾之文言也立敬者坤之文言也故誠敬者又乾坤之道也君子之立法諸乾坤止矣

存齋記

王子朝佐别號存齋而問謂其友敍齋子曰吾有志于

存而未知所以存乎子其語我毅齋子曰子之所謂存者非孟軻氏所謂存心者乎夫軻曷言存心也學之術多矣而必有所以管攝之者非心何以哉心也者吾之神明之舍所以括衆理而出萬化者也是故學必以心爲要軻之所謂存心也存焉者操之而不使其放失之謂也有放即求求即存矣故又謂之求放心也夫心之在人與生俱生本無所放又心一而已矣然則放者維何而求者又何也是以論者有以心求心憧憧往

來之感夫心雖一也而變動不測惟其不測故一念少懈即已外馳一念警覺此心即在其馳其在固吾一心之運耳而又何有于兩用哉是故君子敬以直内把捉收斂不容少間使方寸之地炯然湛然惺惺常著生生者不已斯可以括衆理而出萬化存心之說豈非為學之要乎然斯義也發于軻而非始于軻也易曰成性存存成性者本成之性吾心所具之實理衆善之原萬化之本存性所以存心也存而後有養故孟子又謂養性

也聖賢之言交發而互見葢如此王子之存其亦因軻言以通于易乎雖然存之爲義猶有真切致力之地不可弗講也夫心一也然存于未放也易若其既放而求則莫切于軻之所謂夜氣者矣夜氣者清明之氣當梏亡之餘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本然之良心必有發見呈露者即于是而體驗兢惕以持守之則於存也不尤真切矣乎故曰夜氣之説于學者有力也聖賢之教所以簡而要而其交發互見又如此子也有志于存其

亦嘗究意于是乎子之爲人也敏而果直而好義則于斯義也蓋必有得矣予言特爲子助發云

畜齋記

齋以畜名表問學也名之者王子朝威也王子篤于問學故爲茲號而因以名厥齋毅齋孫子爲發其義曰學也者所以治身也治身者無所不用其至按説文畜通爲畜畜者止也止義有二止而去之也止而聚之也止而去之云者孟子所謂畜君也事君者以畜君之私爲

學者以畜己之私夫畜君之私也難畜己之私也易故忿必懲也欲必窒也傲止其長也樂止其極也欲止其從也志止其滿也皆畜之大也童牛之牿也豶豕之牙也皆畜之功也畜吾之私而去之身其庶幾乎止而聚之云者詩曰我有旨畜史記曰力田畜積詩言蔬史言穀故其從不同焉賸生者蔬穀且不可不畜而况君子之于德也是故易有小畜焉其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有大畜焉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也者文章才藝之美也大畜也者道德經綸之業也是君子之所畜也備大小兼本末其畜也有如此王子質美而行飭其于止而去者致力久矣乃名畜而聚者何如也王子勉乎哉小畜至上六而始成大畜至上九而始達甚矣畜之不易也王子勉乎哉由寡而多由微而著由粗而精由生而熟由駁而醇文藝之畜期以澤物道德之畜期以用世斯不負名號之意乎若夫鹵莽以學孤陋以居畜而不聚

聚而不極斯君子之所棄也而又何畜焉

默齋記

錢子帷高有藏脩之所而扁曰默且以爲號或曰言者心之宣心非木石必有動也動而言隨之如之何可無言也錢子獨能無動也乎哉而顧言之廢也孫子曰錢子豈真欲盡廢言哉乃錢子亦欲慎之耳矣夫人固不能無言而言則不可不慎也夫言易放也而慎之難詩曰莫捫朕舌語曰駟不及舌言其易也故思常慎也則

猶有時而肆思常默也而後庶幾于慎焉耳夫錢子之默豈非慎之至哉故曰大默無聲曰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皆慎之之至也慎之至而後出言當雷霆収聲于秋冬方其寂也若無雷霆焉及其一發而甲者拆蟄者動邑者達天地之化夫百鳥喧啾聽者厭惡鳳凰一鳴而世以爲瑞君子之言豈苟焉已哉而可以易也二氣之運也有闔斯闢有靜斯動君子之語默闔闢動靜之義存焉錢子之默也有以哉雖然默之時義大矣非宣言

語之謂也觀其所配而斯該焉故爲老氏之玄默默者言乎其自然也爲莊生之淵默默者言乎其深靜也柳玭立身以恭默爲主恭默者檢飭之謂也張季貞沉默自持沉默者簡重之謂也沈洵如對人謙默默者謹愿之謂也孔述終日嚴默默者整肅之謂也張鏡任客酣呼而獨守靜默默者恬靜之謂也之數義也豈直不語爾也乃若强制其言而曰是默也則爲默也淺矣錢子尚以是求之

澹庵記

友有王子者以澹爲號毅齋孫子謂王子曰亦有以澹之義爲子語乎王子曰未也願聞焉孫子曰吾于澹而得天道之本然矣夫天之道亦澹而已矣是故寂兮寥兮希兮夷兮無見也無聞也之謂太易之謂太初渾渾爾矣朴朴爾矣無臭也無聲也之謂太始之謂太素玆非澹然者乎然天道邈矣未言其近也吾于澹而得物理之本然矣其澹也生于天其否也作于人是故味本

無也加以調劑而味生焉色本無也加以染繪而色彰焉聲本無也鼓以橐籥而聲出焉所謂澹者隱矣于是乎反本焉大羹不和大音希聲白賁無文皆所以全澹也物理近矣未切于人也予聞之人生而静者天之性感物而動者性之欲方其未感也一真自如萬念俱寂澹然爾矣及其感也七情汩焉六鑿攘焉澹者靡澹矣是故君子亦有反本之學焉反本也者反其澹然者而已矣反其澹然則與天者似矣然有其方焉予聞之紛

華者溺志之陷穽也靡麗者喪德之酖毒也儉素者治心之藥石也清苦者飭行之砥礪也故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故君子遠紛華斥靡麗甘於澹薄安其固陋制其外以養其內由是可以無欲可以體靜可以不移于貧賤不淫于富貴浩然常伸于萬物之上皆澹之致也此澹之全功所謂反本之學也王子曰大哉澹之爲義乎是天道之順也是物理之精也是人事之則也予乃于是知向方焉請錄子言

揭于齋壁

當湖記

平湖漸齋趙子既致山西大叅之政而歸易其號為當湖當湖者其邑内之湖也莫究其名義所自趙子世居在焉故以為號毅齋子曰以吾觀于趙子之號而益信夫人之賢不肖之相遠也古之君子樹德蓄藝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盡心焉而外物者若于己無與是故功名利達烜赫焯耀眛者競得攘攫馳騖惟憂其力之弗

足也貪者汩溺委身命而不知有底止趙子舉進士歷官中外端諒簡重繩趨矩步罔敢逾越焉蓋嘗號漸矣漸也者聖人所以約人于義理之正而抑其躁心也故曰進以正則有功象之義爲止爲巽内止静而外巽順止静巽順躁進貪昧之反也夫趙子之于進可以爲漸矣故仕逾二十年猶藩臬也卒乃未及引年而乞休焉寄迹幽曠寘心澹泊遠絶世紛其視功名利達如釋負如委蜕如閲傳舍如棄敝屣如飄風過鳥而莫留吾懷于

是即其所居以爲號若曰吾固當湖之里人耳樂樂自生禮不忘本斯趙子之心歟孟軻氏曰君子所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彼其固有者重也今吾故吾區區外物曾有毫末與吾性分哉趙子其古之君子歟湖曠而遂雅而潔趙子既託意于兹乃日習幽事芳辰淑候扁舟獨往追逐雲月狎玩魚鳥盖將招范蠡于具區訪賀老于剡曲和太白郎官之詠誦天隨散人之歌雖其踪跡有不同而爲適則一遐情逸思豈不超然其高哉趙子

其賢歟雖然趙子夙負經世之志懷濟時之畧其仕之所至固已揚休樹績然十之二三耳矧其年力之尚裕趙子雖欲遺世而世能遺趙子乎方今天子寤寐老成奬進恬退以勵士風徵書行且至矣趙子其能遂久于玆湖哉乃若異時得位大行益盡發其藴勛業加于上下功成名遂身退然後事玆湖之樂未晚也姑記以俟

世芳樓記

世芳樓者今少傅大學士靈寶松皋許公故里園中所

構也園有亭軒臺池而惟曰樓者表所重也靈寶爲洛陽壯邑洛陽所謂天下之中者萃靈毓秀故多才賢傑士舊家望族許氏代有聞人至先太宰襄毅公而大襄毅公昔者致政歸即居之近刱有此園雜植竹木小結亭軒以取適少傅公往歲得告家居復益墾治度地築趾以建兹樓檐楹靚深面勢軒豁前之左右翼以小屋高其臺可以坐嘯甃其池可以漱濯闢其亭可以觴詠葺其軒可以憩息花草竹木增補未備壅溉培養日以

蕃茂皆以爲兹樓之助而崇山大河雲濤煙岫可于樓中眺望而得于是名其樓曰世芳公間命承恩記之以文則復于公曰嗚呼世家紹述之不易而惟君子爲範之大遺澤之遠也夫承基纘緒可謂世其業而未盡其盛聯珪襲組可謂世其榮而未盡其美必也風聲之所樹立奕葉相望作于前者垂之後而可法爲之後者徵之前而無媿然而豈徒哉是故踐履忠孝以爲本被服詩禮以爲華秉執敬慎以作則許氏之先遠莫詳也襄

毅公以剛方弘毅之質作帝股肱飭德炳朗風采凝峻推重一世至貽謀之宏遠足以傳之于無窮我少傅公承之益大以烈以道德輔相天子表儀百工功業文章衣被海內而儆戒之意不忘朝夕位益尊而心志彌抑齒益劭而惕厲彌勤嗚呼斯其所謂紹述家聲閥閱休顯光大愈遠愈芳者不在茲乎而彼第宅園居烏足以盡之雖然事有重輕而輕不可謂非事也務有本末而末不可謂非事也即小以驗大即粗以驗精即近以驗

遠則凡先業之飭治何者非紹述所當勉耶昔人記洛陽名園以園而知天下之治亂其推義廣矣則許氏他日子孫於兹樓兹園之葺豈直逸居宴遊而已哉考世德者必于是乎觀焉請以是書之樓爲記

石窻記

石窻者新安程君廷璽之别號也程君爲新安巨族讀書好禮而不樂仕進商遊江湖中歲倦而歸葺其室廬多移石列置庭宇因有斯號或曰程君何取乎石也夫

石塊然爾矣兀然爾矣非有聲色氣味之可親君何取也吾聞之君子恒以道觀物而不以物觀物故其取是物也必有所好也其好之也必有所契也有契斯好有好斯取程君必有以契夫石矣曰即石可以求道乎曰奚爲不可也夫天地至精之氣凝結而爲石是其鍾陽之剛秉陰之貞其爲物也君子蓋得其厚重而不遷焉得其堅確而弗渝焉得其巉巉者焉咢咢者焉匪刻匪畫有紋理焉匪刓匪鑿有嵌竇焉可以爲砥礪焉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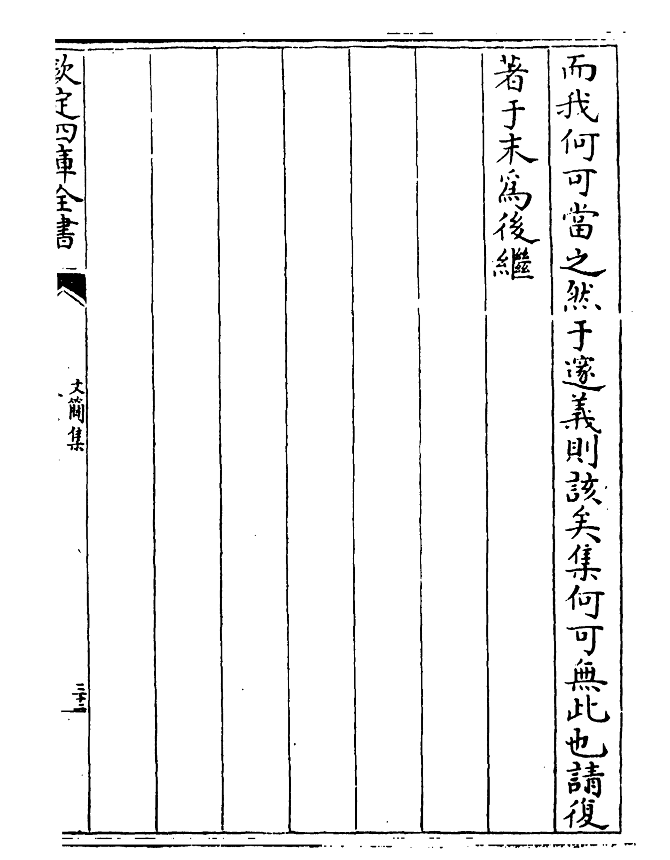
充庭實焉可以列八音而為樂焉得其能出雲氣致雨澤焉得其多年所焉是故厚重者仁之質堅確者義之幹巉巉者類節槩嵒嵒者類卓行紋理者文也嵌竇者明也為砥礪者直也充庭實者器也列八音者材也致雲雨者道之施歷年所者德之恒石之于道不既周矣乎君子取物以比德而烏可是遺哉謂堄然爾矣兀然爾矣是以物觀物者也程君之取石亦嘗以是求乎其能有合于予言乎若夫平泉之嗜元章之拜非無所取

然特玩暱焉爾矣故平泉之嗜君子以爲癖元章之拜君子以爲狂吾知程君必不爾也請以質之君使刻于所謂石窓者以爲記

遯庵記

太宰遯翁先生楊公以遯菴集示予要予有作予辭不能顧集中有匏翁涯翁諸老大作予曷敢廁諸先生曰靳子戒菴嘗譽予斯藝頗可無予靳乃復于先生曰遯爲深爲濬爲含蓄爲玄遠靜密淵然杳然莫可測究遯

之反爲淺爲近爲躁妄爲膚率炫暴枯中狹量易見底裏遂如萬金之賈愈索愈有反遂爲三家之貨一覽便盡然遂亦有不善者爲闇爲幽爲隱伏爲立城府爲設機穽今人猜度疑忌觸諱羅從先生之遂何如哉予觀先生以聖賢之學致聖賢之道秉光明正大之心建光明正大之業上可對天日下可質鬼神先生之遂其殆江河洪流不見其竭山岳出雲不見其已造化生物萬古一息斯其爲先生之遂乎先生曰止矣子陳義則高



而我何可當之然于遂義則該矣集何可無此也請復

著于末爲後繼

文簡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簡集卷三十四

明 孫承恩 撰

跋

恭書宣廟賜翰林院箴後

此我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也天賦昭回星日絢爛爲我詞臣榮者至矣然臣于此不惟以爲榮而抑且有所感感而又有所懼焉蓋臣嘗觀之唐宋好文之主

其寵異詞臣有飛白之賜有辭章之寵禮意非不感然
不過稱其地位之清華否則奬譽之辭耳于其職之要
且大者固未之及也今覩聖製如曰策命講學如曰啟
沃納仁義如曰獻納匡弼則其所以為職誠莫有要于
此者亦莫有大于此者而端志慎守辭尚典實又吾人
脩辭立身之本于是而知聖明之所以責任乎詞臣者
固非止于文字之末而凡職是者又豈骫骳不根之士
所可稱哉大哉王言實臣等之龜鑑也莊誦之餘敢拜

手稽首而偕題其後如此庶幾早夜兢惕以無負聖訓之萬一云

書朱文公感興詩後

詩自三百篇後有儒者詩人之分儒者之詩主于明理詩人之詩專于適情然世之人多右彼而抑此故雲烟風月動經品題而性命道德之言爲詩家大禁少有及者即曰涉經生學究氣噫有是哉論詩者當以三百篇爲準然如天命一詩之賛聖德敬止一詩之言聖學以

至蒸民一詩爲萬世言性者所不能外而後之爲詩者乃少之甚者又有託之仙佛誕幻之説以爲高者葢道學不明沿襲相承之弊也而詩之義豈固然哉紫陽先生雖道學大儒而亦不廢吟咏然其所謂詩者抑何其與後世異耶今觀其感興二十首其音響節奏雖亦後人之矩步而大而闔陰陽造化之妙微而發性命道德之原悼心學之失傳憫遺經之墜緒述羣聖之道統示小學之功夫以至斥異端之非訂史法之繆亦無不畢備

所以開示吾道而儆切人心者較之雲烟風月之體軒輊蓋萬萬不侔其奧衍弘深雖漢唐以來儒者尚未有能臻斯閫而區區之詩家豈能窺其涯涘哉如是而欲以一家之詩目之不可也莊誦之餘敬題其後

跋東海翁詩集

右東海翁詩若干卷予既以都諫龍山命僭附數語于首簡龍山復曰子必一點識之嗚呼玆豈予小子所敢當哉作詩固難而論詩尤不易苟非深于其義與進得

作者意趣就率爾塗抹欲犂然當乎人心難矣近世論詩者甚多而惟滄浪須溪爲善且必有如翁者而後能識翁詩而予小子豈其人哉病中無事披誦彌旬遇會意處輒爲拈出正猶寠人乍入寶藏觸目盡現奇心悸目眩無能鑒别而勢又不可槩得亦姑且任意拾取耳又安知其餘非正所謂絶世之珍耶小兒强作觧事語恐不免識者之誚書此以識予愧

書西湖十景題詠後

往年予友唐君清之以西湖十景圖索予詩予各賦得二十字頃湯君朝儀見而愛之既倩善繪者摹一通復要予錄舊作于上予既喜其好事且以舊作意未盡更爲賦此嗟乎西湖之勝名天下即十題以求之已非其全而予又狀以鄙拙之語寂寥短簡興致凡近則于此湖之趣不益淺甚哉要之摹寫超脫如昔人吳楚乾坤之句神會天出自是詩家難事兼以幽憂之餘情思荒落視舊作祇更弗及耳錄似朝儀不知以爲何如也

又跋

景致之在天地間惟人所取要似飲河者各隨其量至欲發于題詠則又似傳神必妙如顧陸併其性情韻度而得之其法則坡翁所謂須得其意思所在要令活潑潑地是故詠景者亦必有神會心得之妙語下超然脫畧形像使讀之者躍然于心目間有不知手舞足蹈者斯爲至到而况欲饜煩就簡取足數言之内尤不可不知若拘拘然描寫粗迹以求似即使無一不似而意興

徼矣然或反是而取興過遠惝恍汗漫離失本意則又奚以題詠爲也予之謬作其病蓋兩有之雖深知之而俛仰思索竟不能得此蓋塵襟俗思不善詩之故也併附鄙見以諗作者

書菊譜後

菊爲植物之一歐陽子云物常聚于所好故雖遠方難得珍奇瑰麗之物苟好之無不至者而況一草木之微籬落畦圃間物又富貴權勢人之所不争不俟遠取無

庸力求故予所得其品亦多至此或曰菊名實多晉亂子所具者種類大畧相同特殊其名耳其大小淡薄之稍異者膏沐翦治人力之不齊也嗚呼天下事名實晉亂者多矣寧獨菊哉予既不能辨又不忍逆人之欺故具存之然當其燁然秀發于風霜摇落之候亦可以一舒笑寓意而足又何必拘拘于真僞之較哉

又跋

菊視人類隱逸且有道者故惟陶元亮可以愛菊蓋此

翁風節氣味正與菊相當故爾自陶後愛者猶多而要非其人而徒曰吾愛菊也此直以溷菊耳然菊烏能擇人要其所遇有幸不幸是故傲睨風霜挺拔高潔介然特立于荒寒寂寞之境而又有陶翁其人者神融意契相觀比德守歲寒之盟幸之最也其或騷人墨客含英咀華巨篇短章贊述厥美幸之次也若夫狂客酒徒對之觴酌歌呼淋漓已不幸矣而又有販夫俗子矜詭相誇甚則傭販市鬻以要利兒孳女折以爲妍褻玩輕狎

則又不幸之大也嗚呼菊以高潔稱而使其罹此不幸之辱則謂之愛菊可不可也然則菊之隷吾譜者其尚無以是溷之也哉

書送浚川子序後

浚川王子將奉命視學蜀中予既道其出處庶幾君子大丈夫者爲贈或曰王子久與世落落茲將由是日即亨大究所緼以澤天下予即不以得位爲王子喜獨不以行道爲王子慶且王子以能古文辭爲學者師子既

無一言之及則已而復無所以相王子者是豈贈言之意歟王子之望子者子之言無乃缺歟嗚呼王子自筮仕來茍使隨意逐逐爲進取計則其所至寧止此惟其矯矯特立不能俛仰故與世多忤甫起輒躓向使有毫髮顧惜貪位意必不至再斥夫王子亦行其志而已耳爵位豈足爲王子道哉且王子令雖𦙶險即夷若可以行道然即昔王子也枉尺直尋即使立大勛名豈王子所樂茲未敢爲王子慶者此也吾聞士莫先于養氣若夫

文辭則末矣且王子之賢固不特以能古文辭意其所以教人者當亦不止是必以其古文辭宜學者師是小王子也若其氣節之卓偉可以立懦廉頑薰炙之下固有特立之士如王子者出焉是眞學者師也而吾又何以云言者乃唯唯去予既述以語王子因次第其言併錄于左方

書别知賦後遺王堯卿

予與終南子别者七年玆偶會京口甚歡未浹旬而又

別去終南子曰子當一言贈我予適抱病無以應也而又不能嘿然無一言乃爲錄舊作一通奉見區區若終南子負正氣碩學鄙人所以致景仰之私者容别有作異日却寄終南子行矣居閒倘取此一朗然長唫之庶幾能諒予心矣乎

書紀行稿後

予錄紀行稿朋輩多索觀往往不暇應或言宜付之梓嗟乎是固曩時漫得苟具而可加灾于木耶將見笑于

大方是懼然以索者之無以辭也卒刻之匪敢示夫人人聊以私知厚云耳

古像贊小引

予頃命工繪古像成似齋吳子曰盍各贊諸予謝不能聖猶天地也說天地者難爲高厚文公贊六君子至矣可復贅一語哉名臣勛德之盛欲約之于數言豈易也吳子曰雖然必爲之乃試從事越二旬畢或問曰願聞子之所以贊操懿武氏昌取也予應曰說天地難矣即

其繫星辰括河海可得其似故說聖者用本色語即彿盡亦髣髴焉若別出新奇即彿聖人似矣予不以襲陳言諱也六君子既不可即用文公之作亦惟即其語之他見者綴緝之名臣勛德不易盡也予閩贊猶寫真貴以似若可互用則何取于真也而似亦難矣蘇子云人體像各有意思傳神得其意思雖不必盡似而無不似予故特撮其大使觀者不問名可辨某某操懿武氏無以贊也予觀前史多以論贊寓貶刺予史也竊取玆義

矣乃若識闇才薄不足以達意輕重失宜此則予寡學之過自媿而嗟姑存之俟再訂焉

書易師後齋記後

某既以吾師易子命記其所謂後齋者矣而有遺說敢復贅焉天下之事其先後不能以一律齊也然有不可後者有不可計其後者不可後者性分所當然也不可計其後者人事之或然也斯二者君子慎焉是故事親焉致其孝事君焉致其忠致孝于親則服勞奉養不可

後也致忠于君則盡誠竭節不可後也若夫人事之或然者有時焉有數焉故天不能先春以生物先秋以成物春葩不冬妍秋蟲不春鳴時焉爾矣耕同也或三歲而靡秋一歲而大穫漁同也或終日而弗遇或一舉而盈罟數焉爾矣時也者不可易者也數也者不可必者也吾其如之何哉是故君子于事之先後必慎焉後其所不可後者怠計其所不當計者蔽怠則善弗脩蔽則知弗明弗脩弗明故君子之道鮮哉吾師以盡性知命

之學而自歉其後其諸寓言也爾乎抑别有説乎吾師當有以教我也

董氏先德錄小引

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莊叔之勞以戴記而彰貝州之行因韓銘而顯代有作者君子與之近世若義門鄭氏旌義編廬陵楊文貞公先德錄備矣上海董氏先本汴人從宋南渡徙郡中閔令若干世世有隱德至御史介軒公始以仕顯既而諸子

相繼起科第蟬聯簪組迄今未艾文聲擅望蔚爲名宗顧世遠譜亡大理少卿中岡先生嘗以命其子宜陽成之乃復取碑表文若干篇爲先德錄以傳蓋譜藏于家以示後昆錄表于世以昭先德各有所重也錄自宜陽而上代各一人人各叙述數語而不遍及者蘇氏詳吾所自出之意也併載祠墓諸文者以有關于家世禮以義起也嗚呼是錄之傳敦孝思垂世範以紹休前哲蓋不特備郡中之故實徵世家之文獻而已也爲董氏之

後者尚思益懋厥脩以延世澤于無窮哉

書姚節推考妣墓銘後

姚子既得母訃不告僚友即日束裝而奔予亦莫知其去但聞其行時僅書一麓舊衣一擔餘更無物傷哉其貧也甚哉其清苦也誌文付其僕去後亦不知姚子收得否未幾聞姚子抵家隨亦遘疾卒蓋哭母過傷之故嗚呼姚子非所謂篤行君子耶天之報施善人其理吾不得而知矣姚去之明年予復奉召命再往都下歷二

寒暑人事碌碌不及一詢訪姚子曾葬其母與否而姚子之卒亦孰與葬每往來于懐未得少恤其後實切抱歉焉又姚子苦行弗獲大究厥施僅獲一第隨泯没予銘所謂荷皇錫者亦成虛語則于人生順意事一無之假使紀録于一名士大家猶可少慰姚子而予之淺陋之作則何以也此予之所以重自媿也嘉靖丙辰夏因檢舊稿讀而有感走筆書此

跋湖南雅社圖

湖南雅社者吳興諸君子林下之會也諸君子既倦于仕乞休歸林下相與締斯會倡于秋官一庵唐子至大司空石庵蔣公大司空南坦劉公大中丞箬溪顧公先後入會而益增重晚復得通參石川張子而湖南雅社之名遂大著于吳下石川間出卷示予卷有諸在會者像共十有三人多予曩所交與所尊事所敬愛其癯而長身老而貌恭慥慥乎一德者石庵蔣公也清約而腥純而雅實懋懋然敦行好學者南坦劉公也方頤面瘠

敦篤自信欿然若不勝者雲南大条練塘陳子也隆準方面誠朴端慎儼若有思者箬溪顧公也温厚樂易真率自如盎然和氣可掬者延平二府夷軒蔡子也若夫長髯飄蕭神軒軒爽逸豪邁若欲遺棄人間世者則我石川張子此皆予平素所厚今見而益親若石川子則又與予有世講之好所知之尤切而其餘諸君子亦皆瀟灑脫落無欲慕乎其外之意不可以勢利拘者雖未得領接光範而固可以想見嗟乎諸君子昔在仕途隨

內外大小各能揚休樹績以顯名于時逮懸車觧組又莫不秉清脩恬静之操乗時及暇邀朋集侣而爲此文會追逐于峴山道塲浮玉之勝揖遜周還詩詠酣適高懐雅興軼出塵壒又繪爲斯圖以俟後之來者太平之景象鄉閭之典刑在焉豈徒泛然無所闗係哉石川欲予綴數語于後夫香山洛社之在唐宋其事與人乗風長往即之不可得而猶使人瞻仰咨嗟景慕以追想一時之盛則固以像之存也是像不重哉獨念予以衰朽

之質囊叨禄仕庸碌無補于世前告歸已五越寒暑石川嘗欲招予入會而抱病且係俗累雖松地密邇吳興而不能副其意展卷執筆徒自媿耳

跋拙書復謝雲東

予少時最喜作字而最不工每伸紙作數字輒慚恧亟欲裂去雖愈刻意欲工而愈不工既又以卒莫進也亦不甚以爲好然見人之善書者未嘗不致不如之歎也則又笑曰姜白石以作字須人品高予之拙于書者豈

真係夫人品耶夫吾人之所以騁懷肆志豈别無所用其心哉而伊川先生亦以好書札爲喪志則士君子之所當務不尤有大于此者乎而余獨區區于是無乃固之甚歟于是益不復介意而惟念程伯子作字則甚敬則于執筆之際不敢倡狂恣肆以庶幾不茍且耳而謂之工則所深愧者也謝子雲東乃以紙一丙吾書豈欲益吾愧耶甚哉謝子誤好也然其意不可虛乃爲録近作數通而并述此豈曰吾書雖拙而文或可取耶第以

見區區之所好者固不在是也

書三詩翁集後

予既爲三詩翁詩集序俟刻梓以傳或問予曰子之論三翁似矣然但以三翁窮而工詩王許其高古戚許其矯拔張許其質任然亦僅得其槩昔須溪滄浪之論詩皆深入三昧并其氣象骨髓爲人而得之所以爲善子之論無乃缺歟予曰唯唯是誠有遺說矣予觀鶴坡以抱負自許惜不少用于世常有咨嗟慨歎之意戚翁妄

意自高囂然鄙世之顯達者謂莫已若一桂以病自放安分委命無願乎其外之意故鶴翁詩如古仙劍客超脫塵外龍翁詩如燕趙奇士矯伉自信桂翁詩如山僧野老吐露真實予之所得于三翁亦論其大較如此不知須溪滄浪見之以爲何如耳故又録之爲三老詩評俟知者評焉

哀紀先君寄二子詩後

嗚呼此先君官潭辛酉仲夏日寄孤等詩也慈愛懇至

讀之痛楚不覺流涕前是先君以奏績復任而孤等留不獲侍先君貽書孤等曰吾頃至郡郡適大旱不雨已三月衆口嗷嗷吾徒步廿里禱于深山得雨歡聲滿城否則大爲地方憂實七月廿六日書嗚呼豈料後七月十六日先君乃被寒疾遂及大故耶遡發書日僅二十一日耳臥病特七日蓋以徒步觸熱既又却蓋冒雨匍匐濕氣蒸襲深入腠理遂病發莫可療也五月之詩與七月之書實爲絶筆而孤等又不獲面領教言親視瞑

目雖先君盡職爲民全歸無憾而孤等摧肝裂肺刳心劌腎終天之恨何時而能釋也

春山遊覽記小引

名山之在天壤間不可一二數而吾人欲以登眺盡其勝亦難矣然顧人之興致何如若于蹤跡所至乘興輙一貲識而不以事奪則雖不能盡天下之勝亦不虛其所經矣而況于謝事歸休靡所拘繫益得以肆情登陟若猶以他故撓阻虛擲歲時斯則誠爲可惜故曰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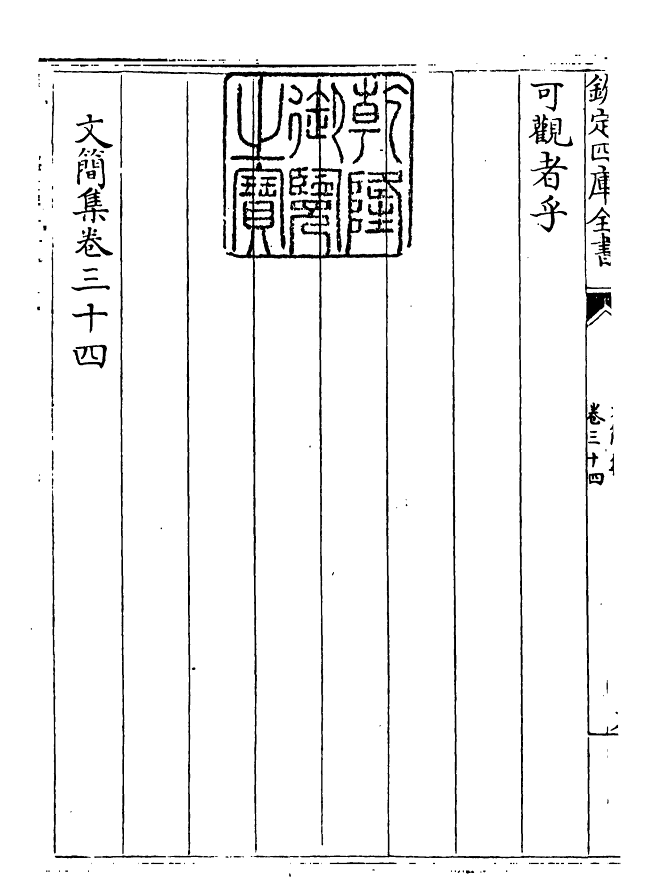
之興致何如此予所以讀吾友春山前後遊覽諸作而有媿也春山爲人軒豁脫灑塵外昔官蜀中嘗遊峨眉洎解組歸一至太嶽計其于蜀豈無政務填委而于太嶽則行李在道歸思匆劇然皆銳意決志其往也若貪若慕若抱歉若不能已若恐有遺恨惟其興致之高嗜好之篤之故比歸則遊訪益勤遊茅峰遊西湖遊吳興遊金焦遊金陵遊中吳遊宜興遊太湖充然若有得也若予者生平涉歷雖不甚廣然嘗一奉使交南一奉使

郢計程幾萬里非無可遊覽者然未嘗獲盡其勝也頃歲歸田又以齪齪塵務老病厭倦春山諸遊不能一二從焉此其鄙俗已甚視春山何如哉春山又將北登泰華謁孔林遡河洛覽秦漢故都東遊天台鴈蕩以及武夷拜紫陽精舍而後歸興方未艾而予則益老益倦終不能追逐之也雖然猶幸者春山每遊必記録叙述詳而整塞而暢委曲而不晦讀之儼如足履目接與春山同陟降于其間而了其勝也春山未畢之興其將次第

盡償矣乎繼此有錄予復得讀之則春山之所遊者予亦可坐而盡得矣春山欲予綴數語乃書以歸之

跋張石川籌倭議

予觀石川子籌倭議深得要領具見經濟遠猷石川子前棄官歸數年脫屣浮累嘯傲泉石追逐雲月頃遭夷禍焚刼蕩盡而玆興不減予于石川惟知其爲高人爲達士耳而不謂其方略熟閑如此則其胸中抱負烏可一一窺哉當道者舉而授之以柄俾得行其說當必有



可觀者乎

文簡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簡集卷三十五至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文簡集卷三十五

明 孫承恩 撰

傳

徐母太恭人顧氏傳

徐母顧氏者故寧都少尹思復公之繼室今司經局洗馬少湖之母也先世鄞人入國朝以戎隷籍于松居華亭母生有淑德孝敬仁慈出自天性其于歸也姑猶在

堂母善事之少尹仕必迎其母就養少尹以才能數承上官檄出署他邑母奉姑愈恪姑安之若忘子之去側也少尹先配有子若女贅壻于家子亦娶婦母處之有道咸無間言鞠二幼女教愛尤篤仁恤族黨寡姑孀姊老且貧衣食之有姒暴卒無棺斂巳宿備美材與之中表少孤者貧者顧復之與巳子同母素勤儉未嘗一日自暇逸非有故不具華衣重肉當少尹仕劇邑母晨夕躬紡織督家奴植蔬畜雞豚以資少尹少尹得以廉著

于雍曰不可以吾故惰廢爾志陟行四月而母以疾卒
爲壽六十有八當洗馬官憲副適天子舉大禮推恩少
尹得贈如子官母封太恭人至是洗馬聞訃京邸疏請
于上曰臣階少愚昧父縻職于外臣賴母教居多臣非
母無有今日以事陛下令母卒臣不能躬視含殮實抱
悲切惟陛下哀憐之天子憫其意特賜葬祭蓋恩榮終
始云太史氏曰予聞太恭人昔在室也思復公喪婦議
娶之訊日者曰是妨嗣遂已思復既他娶未幾所娶又

洎少尹謝事家居食指漸衆業益落莫母拮据勤苦檢括細微凡賔祭日用百須悉母經畫性嚴重禮法齊家壺以內肅如也訓子以道義洗馬既登第丁父憂家居鄉人以事懷金干謁叱絶之曰何可累吾子名節也洗馬前在史局以議論忤當道外補母時激勵之洗馬用是名益起既乃擢按察副使董學政會天子建儲妙選輔導尋召入爲令官母惓惓語以圖報朝廷德意季子陟幼從凡學洗馬之赴名也留陟侍養母隨遣就卒業

桐君傳

桐氏著姓最遠炎帝時已有之質本木訥而有文幹帝才之始隷籍大司樂以其能禁人非心故又謂琴氏世以本桐出也故猶謂桐氏云在舜時尤著禹治水轍迹遍天下東行至徐州遇君于嶧陽載以後車命徐州牧貢于帝都舜日與賡歌南風之詩天下大治論者謂其功不在五臣下後命夔典樂桐自請願備器使韶樂之盛桐績居多焉在周時從文王居羑里賴以遣釋周公

復不禄太恭人猶在室也公復議娶人以爲言思復曰吾固有子矣且吾母老吾聞是女賢必能助吾孝與撫吾子卒娶之時太恭人年巳三十矣實克生令子洗馬以德業名世陟亦勤學砥行諸孫振振益昌徐宗然則世之言星命者又烏足據也或曰天道與善徐積善遠矣思復翁位弗稱德又以太恭人之賢天實與之而作之配不然何翁乃再娶再失太恭人逾笄弗字若有待焉者詎偶然哉是豈術者所能及也信矣信矣

洎少尹謝事家居食指漸衆業益落莫母拮据勤苦檢括細微凡賔祭日用百須悉母經畫性嚴重禮法齊家壼以內肅如也訓子以道義洗馬既登第丁父憂家居鄉人以事懷金干謁叱絶之曰何可累吾子名節也洗馬前在史局以議論忤當道外補母時激勵之洗馬用是名益起既乃擢按察副使董學政會天子建儲妙選輔導尋召入爲令官母惓惓語以圖報朝廷德意季子陟幼從凡學洗馬之赴名也留陟侍養母隨遣就卒業

于雍曰不可以吾故惰廢爾志陟行四月而母以疾卒
爲壽六十有八當洗馬官憲副適天子舉大禮推恩少
尹得贈如子官母封太恭人至是洗馬聞訃京邸疏請
于上曰臣喈少愚昧父縻職于外臣賴母教居多臣非
母無有今日以事陛下令母卒臣不能躬視含殮實抱
悲切惟陛下哀憐之天子憫其意特賜葬祭盖恩榮終
始云太史氏曰予聞太恭人昔在室也思復公喪婦議
娶之訊日者曰是妨嗣遂已思復既他娶未幾所娶又

復不禄太恭人猶在室也公復議娶人以爲言愢復曰
吾固有子矣且吾母老吾聞是女賢必能助吾孝與撫
吾子卒娶之時太恭人年已三十矣實充生令子洗馬
以徳業名世陟亦勤學砥行諸孫振振益昌徐宗然則
世之言星命者又烏足據也或曰天道與善徐積善遠
矣愢復翁位弗稱徳又以太恭人之賢天實與之而作
之配不然何翁乃再娶再失太恭人逾笄弗字若有待
焉者詎偶然哉是豈術者所能及也信矣信矣

桐君傳

桐氏著姓最遠炎帝時已有之質本木訥而有文幹帝才之始隸籍大司樂以其能禁人非心故又謂琴氏世以本桐出也故猶謂桐氏云在舜時尤著禹治水轍迹遍天下東行至徐州遇君于嶧陽載以後車命徐州牧貢于帝都舜日與賡歌南風之詩天下大治論者謂其功不在五臣下後命夔典樂桐自請願備器使韶樂之盛桐績居多焉在周時從文王居羑里賴以遣釋周公

相成王悉徵雲和龍門空桑之良以備用時得人爲最

盛孔子道既不行于春秋尤樂與桐氏友每有所感必

即桐鼓而歌之桐輒能暢其意爾後嗣日蕃人益多與

交者凡孤臣孽子幽人貞女隨其遇各有所得有伯牙

氏者與之尤善每謂曰吾生平有山水癖惟子與我共

耳時有鍾氏者獨知二人相契之密子期死牙與桐寖

疎論者謂人惟務取友固不必人知若牙者亦隘甚矣

子賤爲單父宰慨然有志虞氏之治徵桐氏日與周旋

邑用稱理晉嵇中散康常欲爲結没齒交嵇後以罪被戮戮時猶相視爲永訣卒不負其言時又有戴逵阮瞻者亦雅善桐人有求識桐者輙就二人阮不問賢否悉與進戴則務擇人茍非其人雖王公弗與至不勝厭輙擠桐氏以絶求者戴則暴矣非桐之罪也是後獨柴桑翁深會其意作志言交每相對一笑嗒然忘形人莫窺其際也桐爲人沖雅和樂聲合律身中度金和玉節倫八風四時五行二儀六合之象其同輩若秦阮氏者俱

不可同日語也雅好潔且惡煩囂延之者必闢靜室焚
香坐以石榻尤宜月夕與語益快意傾倒然頗不爲時
俗所識其未遇者多爲野人所折辱漢時有得之俾供
爨者蔡邕偶過之聞其悲鳴急邀以歸邕戲之曰徽子
子其燼乎因提挈之見其裾有爇迹因號爲焦桐氏唐
明皇嘗召對便殿語未竟輙叱去故終明皇時弗顯桐
後亦頗逐時好多隨人意出新巧聲其族散處天下既
衆然率以年老爲良其壽者多至三四百歲面作綿文

識者輙能辨之曰此斷文桐氏也嘖嘖嘉賞至以儕于焦尾云論曰桐氏固多賢然亦因人而成余嘗慨想虞周洙泗之盛生其時者賦質既良而又有舜文仲尼爲之主故其言論風旨高明廣愽有太古之遺意焉所謂聖之徒者非歟降及後世其德少衰矣臨卭之事千古之羞而桐亦與焉視祖德何如哉世之欲友之者亦慎之而已

張節婦傳

節婦姓莊氏華亭人幼有至性絶頴悟父竹溪先生教以孝經內則列女傳諸書卒能通其大義長適同里士人張雲鵬以孝敬聞無何雲鵬得勞瘵疾日漸尫憊展轉須人抱持節婦周旋弗離頃刻調膳脩進湯藥若事父母久益虔弗懈雲鵬疾旣革數視節婦歎曰吾疾殆弗起子且無嗣即弗起子身事柰何節婦泣曰君言豈真不知妾耶抑姑欲相試也婦人不二夫妾雖不敏此固稔聞者更何言居數日雲鵬竟卒節婦年甫二十哀

毁幾絶晝夜慟弗休張世業儒無厚貲雲鵬死日益困窶節婦躬紡績爲寡姑甘旨具孤影煢煢燈火間率至夜分家人有憐之徵諷其易志者節婦正色曰此言何爲及我哉汝憂吾餓死耶吾弗懼餓死則已狗彘行不忍爲也且吾固已許夫子嗟乎吾弗能踐吾言以負吾夫子于地下者天實誅之言者媿而退洎葬雲鵬命兩其竁以示决衆始益諒其無他志于是育雲鵬從女爲已女贅其姊之子爲其後從姑命也是後益自斂戢未

甞暫越户限丹鉛簪珥之屬悉屏弗御雖家人不聞其嬉笑聲于是雲鵬歿且十二年矣哀毁猶如初喪時云

史官曰余讀易至恒之六五讀禮至士昏禮納采用鴈之義未嘗不廢書歎曰嗚呼古聖人垂訓之意深矣哉栢舟之詩見録于經宜也世衰俗薄夫死肉未寒已娗有他志者獨非人婦耶若節婦者不可謂賢乎人又言張先世以三節著節婦猶及事之不得不爾噫鄙哉斯言何其待人之淺哉賢如節婦見道明矣即非三節

有弗能守乎即使節婦見弗明可爲浮議動彼三節者豈能縶其足耶斯言幾于阻人爲善者余故不可不辨

南塘處士傳

南塘處士姓某名某世居鎮江之南門外自厥祖若考皆力穡致殷厥家迄處士益務開拓兼陶朱猗頓之業貲日充裕處士性樂易汎愛喜賑窮乏凡城之南門外無慮數千戶多所稱貸劵積如山雖素不識亦樂與無厓意遇歉歲度不能償輒慰諭之不復取索人亦甚德

之無忍負者即有負然復請亦無不得故人益信其廉
于取物嘗有媼負苴來鬻既去得苴中鏹物若干度媼
去已遠封藏無所動詰朝覓媼畀之尤以風義自許每
交與有危急事助百金無難色其行誼多類此人見其
然或以愚目之繼又疑其詐或曰彼非詐也人能詐于
其他而尠能詐于割貲以與人彼乃强爲者處士聞而
笑曰我豈愚者耶彼世之厚積不散朘民叢怨者其愚
不有甚耶且吾幸藉先人遺積得有餘貲誠不忍夫顛

連無依者耳又何强焉即有所强則人强爲惡我强爲善亦未不可也人又以處士好與而無損于其富有若宋清之爲者處士曰吾豈若清清不取直于目前而冀得厚報于後此乃狡獪計利之尤者吾損已有以濟人償者不拒否亦不復望也子不知吾之力本節費以無墜先業而乃疑吾爲清吾豈清若乎必謂吾遠于取利則有之然清之取利也責報于人而吾乃聽命于天要亦自不同也處士既韜晦無進取志因極意隱居之樂

宅近有塘益加疏濬花木蔽芾雲水掩暎每暇則觴詠嘯歌于其側因别號南塘塘可濯溉處士之託意有在也搢紳逢掖之士多樂與遊名公碩人若今大冢宰遂庵楊公郡守王君輩率禮重之有丈夫子幾人曰某讀書成立可待人謂處士積善之報蓋不爽云太史公曰嗚呼自世道降而民俗漓彼謭謭爲利者視宗族猶秦越也如處士者可多得哉世恒以得位者澤易流使處士當之則其所立不知何如而止爲一泓之沾溉也惜

哉然其所被亦已多矣孔云好禮孟曰善士若處士者非耶

文簡集卷三十五